

# Mingyun Sishongzou



# 命运四重奏

韩志君 著

501513

# 命运四重奏

● 韩志君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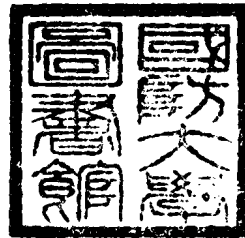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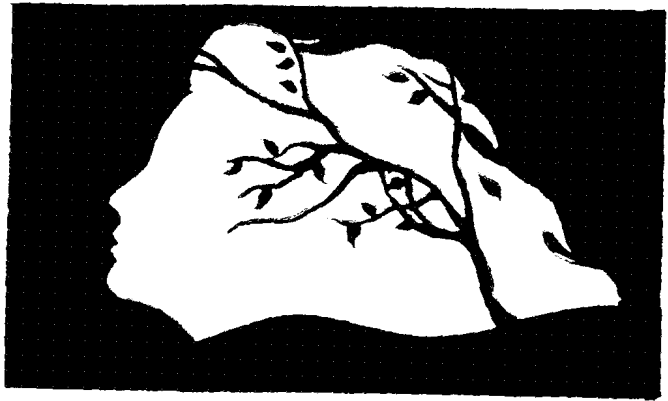
MINE

YUN

SI

SHANG

ZHOU



● 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2 034 4800 0

责任编辑 周珍元  
封面设计 胡 军  
技术设计 夏顺利

## 命 运 四 重 奏

韩志君 著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四川省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11.25印张 280千字  
印数1—29,6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: 10115·721

定价: 2.50元

幸福的家庭也并非  
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  
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## · 内 容 提 要 ·

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四个妯娌：逆来顺受的马莲、聪明乖巧的巧姑、温柔贤淑的枣花和桀骜不驯的喜鹊。小说以这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，采用历史和现实相交叉的写法，描绘了她们的生活、爱情和多种多样的情状，展示了她们不寻常的命运和复杂感情世界的东西。通过她们之间的矛盾、纠葛，反映了新时期文明和愚昧的冲突。从而，提出了在经济改革中，改革我们民族的传统观念、传统心理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。

葛家小院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。马莲、巧姑、枣花、喜鹊，虽然同是葛家的儿媳妇，但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、遭遇和悲欢。经济改革的浪潮，使这个小院儿渐渐地富裕起来了。同时，也使生活在这个小院里的人们，有了愈来愈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上的追求。于是，这个一向比较平静的小院变得不平静起来。二儿子银锁闹分家，三儿媳枣花想离婚，四儿子铁锁呢，执意要到喜鹊家去当倒插门的女婿。这一切，都使茂源老汉这位一家之主陷入了极大的苦闷。他在这种苦闷中，经过痛苦的思索和艰难的挣扎，终于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重轭，宣布了这个三世同堂之家的解体。然后，离家出走，去寻找自己当年所失去的那最珍贵的东西了……

这部长篇，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描绘，又有对历史的反思。在娓娓动人的生活场景的描写中，包含了比较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。同时，文笔清丽，结构新颖；多描写而少叙述，画面感强；富有生活情趣和人生哲理。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枣 花…………… ( 1 )

他透过墙头的矮篱笆，呆呆地望着她；她呢，却鼻子一酸，扭头进屋了……

---

### 第二章 巧 姑…………… ( 96 )

她的嘴儿紧抿着，两只很好看的杏核眼不停地眨动，白白净净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。大伙儿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没猜透她在想什么……

---

### 第三章 马 莲…………… ( 198 )

他吼了一声，眼睛也跟着立了起来。她吓得一哆嗦，慌忙用袖口拭去了脸上的泪水。对于她来说，他是上帝；他的每句话，都意味着神圣……

---

### 第四章 喜 鹊…………… ( 267 )

她蓦然出现在杏花丛中，身上的尼龙衫被风鼓起来，飘飘忽忽的，比那漫山遍岭的山杏子花还红，还鲜亮……

---

### 后 记…………… ( 354 )

---

## 第一章

### · 枣 花 ·

他透过墙头的矮篱笆，  
呆呆地望着她；她呢，却鼻子一酸，扭头进屋了……



花妞儿叫起来了，在苍茫的暮色里，在小河的那一边。它一叫，村子里的狗也都跟着叫了起来，你呼我应的，汪汪地连成了一片。

茂源老汉的三儿媳枣花，是一位端庄、文静的年轻女子。此刻，她正默默地站在自己的东耳房里，站在那两扇不大的窗户前面。她从这一片狗的吠叫声中，一下子就听出了花妞儿那苍老而瘖哑的声音。这使她的心里亮堂

多了。她从花妞儿的叫声判断出，公爹并没有走远。他就在村外，就在喜鹊河的对岸，就在那一片长满了水葱、菖蒲和塔头墩子的野羊滩上。

这些天，茂源老汉家这个一向比较平静的小院里，风波迭起，简直乱了套。许多许多的事，都叫老汉心里不顺。他整天阴沉着脸，那上头的皱纹——这是时间和生活给予他的——也仿佛陡然深了许多。作为这个小院的最高领导人，他见了这些不顺心的事，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儿！

这天，吃早饭的时候，二儿子银锁用筷子在桌子上画着圈儿，又一次转弯抹角地提出要分出去，单独过。茂源老汉一听，立时黑了脸。他恶狠狠地瞪了银锁一眼，半句话也没说，就猛地把碗一蹶，使劲把门一关，气汹汹地喊上花妞儿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大嫂的女儿小龙，二嫂的女儿小虎，都叫爷爷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给吓呆了。

枣花见这情景，心里很着急。她想追出去，把公爹劝回来。但一转身，正遇上二嫂巧姑那双含笑的眼睛里所射出的锥子似的目光。这目光，大嫂马莲也看到了。她站在枣花的身后，偷偷扯了扯她的衣服。于是，枣花赶忙把已经迈出去的腿，又悄悄地收了回来。这时，巧姑含蓄地一笑，放下正捧着的饭碗，轻盈地走到门前，把那门推开了小半边，探出脑袋瓜儿，用甜甜的、脆脆的声音喊道：“爹，你怎么不吃饭就走啊？快回来吃饭，别饿坏了身板儿……”

老汉这时正在气头儿上，既没有应声，也没有回头。可是，他屁股后头的花妞儿却停了一下，调过脸去瞅瞅巧姑，然后，轻轻吠叫几声，摇晃着尾巴，颠着小步，随他去了。

茂源老汉从早上怏气离开家，一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见回来。



这一天，枣花是在心神不宁中度过的。她是个聪明人，心里头明镜似的：公爹之所以气成那个样子，不单是为银锁，其中也有自己一份儿，只不过是老汉碍着情面，不好意思冲着自己发火罢了。想到这一层，她心里很难受，也很愧怍。对于公爹，她是敬重的。他对她有许许多多的恩情和好处。这一切，她永远无法忘怀。因此，吃过晌午饭后，她见二嫂巧姑和银锁都回西厢房歇息去了，就悄悄喊上大嫂马莲和小姑子香草，三个人分头找了一大圈儿，硬是连个影儿也没见到。这个偏辈而又自尊的老汉啊，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一整天不吃饭会不会使胃口疼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？又会不会一时想不开，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呢？这些个问号，就象钩子一样紧紧吊着她的心，使她有些六神无主、坐立不安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花妞儿——这个驯良而可爱的精灵——终于用自己的叫声报告了老汉的行踪，这才使她那颗悬着的心落下来。她不再那么焦灼了。她用手简单地拢了拢头发，准备到野羊滩上去一趟。她要亲自把公爹请回来。老汉的脾气秉性，她早就摸透了：一旦生起气来，没有人给搭个台阶，想让他自己下台，没门儿！

枣花刚要推门出屋，却见巧姑趿拉着鞋，端着个盆儿，从西厢房里出来了。院子里，那棵高大的海棠树下，有一只大公鸡正扬着脖儿，迈着方步，挺傲慢地踱来踱去。巧姑瞅准了，猝不及防地把满盆脏水都泼在了它的身上。大公鸡凄厉地叫了一声，身上的翎羽顿时耷拉下来，变成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巧姑呢，却把满头的秀发往后一甩，咯咯地笑了起来，一边笑，还一边骂：

“你个小挨刀的，我叫你臭美！你再美呀，你再浪啊……”

这巧姑，是一位相当俊俏的小女子。她的脸是白果形的，很光洁。从肤色看，一点儿也不象农家妇女。乡亲们逗乐子，都说

她是九天仙女下凡，投错了胎。因此虽说长着一副金枝玉叶体，却没有成为大家闺秀，而是在庄稼人的小院里受罪。这话当然有些夸张，但是，巧姑长得出众却也是事实。在她那张白白净净的脸上，嘴、鼻子、眉眼都很匀称，很清秀。尤其是她那不胖不瘦的身条儿，好看极了，使全村的闺女媳妇都羡慕、都妒嫉。她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特别爱笑，即使是在骂街的时候，也是笑眉笑眼的，那声音也很甜，很脆，很受听。这个村庄里的小伙子们常们，不仅爱听这位巧姑嫂子的笑声，而且也挺爱听她的骂声。他常主动招惹她，追赶着让她骂。挨了她的骂，不但不气不恼，还一个劲儿嘿嘿笑。在村子里，让她骂过的人不少，但还从来没发现有谁在心里记恨她。

巧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她就有这样的本事。在这一点上，茂源老汉的几个儿媳妇，也包括正跟小儿子铁锁谈对象的喜鹊姑娘，没有谁能比得上她。

这会儿，她站在小院子里，对着那只大公鸡，骂够了，笑够了，才慢悠悠地踱到大海棠树下，伸手揪下了几个还没熟透的海棠果，边吃着，边冲东厢房喊：

“老三，等一会儿，能不能上房捅捅烟囱？”她所说的老三，就是枣花的丈夫铜锁。“我看准是哪儿堵了，要不怎么一烧火就打仗？你要是不干啊，燎着了我和大嫂还不当紧，要是燎坏你媳妇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！”

她喊完了，也不等屋里应声，就趿拉着鞋，嚼着海棠果，回屋去了。

枣花回头瞥了一眼铜锁，他仍然四仰八叉地躺在炕上酣睡。她走过去，使劲摇他的胳膊：

“哎，铜锁，铜锁，二嫂让你一会儿上房捅捅烟囱。”

铜锁睁了一下眼，也不知是否听清了枣花的话，就很不耐烦地把她的手一甩，翻了个身，紧接着又打起了呼噜。他这副样子，以及他身上那股熏人的酒气，使枣花眉头深锁，脸色抑郁。她在他的身边呆立了好一会儿，才沉重地叹口气，扭头走出屋，三步并作两步地穿过小院，一闪身出了大门。

苍茫的暮色，象一团灰白色的雾，包围着盘龙岭下的这个小村庄。此时此刻，小村庄显得很恬静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风。炊烟袅袅地升腾，同灰白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了，又静悄悄地弥漫开去。不知是谁家的驴子，扯开嗓门儿，仰天大叫了几声，使这座薄暮中的小村庄，顿时显得更加静寂了。

枣花从小院中走出来，一抬头，便瞧见邻院儿的小庚正在井台上打水。那井台离她家很近，就在门前不远的地方。她瞧见小庚的时候，他正双手扶着轱辘，一动不动，默默地注视着她。他的目光灼热，烤得她慌忙低下头去，眼睛死盯着自己的脚尖。这对于她来说特别熟悉又特别亲切的目光，今天却使她很难受。她甚至有点儿手足无措了。

这时，花妞儿的叫声又从小河那边远远地传来。

枣花缓缓地抬起头，朝着井台，朝着小庚，投去了深深的一瞥，然后，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，使劲一咬嘴唇，把身子趔趄了过来。她没有跟小庚说话，就步履蹒跚地走上了村街，径直奔喜鹊河，奔野羊滩，奔花妞儿的叫声去了。

在她的身后，在井台上，轱辘声缓慢地、沉重地响起，咿咿呀呀的，好象一支古老的、忧郁的歌。

暮霭中的野羊滩，沉默、空旷，象一片灰黑色的海。

一只孤独的老鹰，在野羊滩上盘旋，一会儿俯首向着大地，一会儿又箭一般地冲向云天。突然，它平展着翅膀，在空中停住了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在注视着什么。几秒钟以后，它把翅膀一斜，迅疾而凶猛地俯冲下来，扑向躺在草丛中的茂源老汉。

花妞儿愤怒了。它身上的毛似乎根根都竖了起来，不停地奔蹿，向那冲下来的老鹰狂吠。这时，茂源老汉也睁开了眼睛。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坐起来，吓得那老鹰慌忙扇动翅膀，飞到高空，打了几个旋儿，向远处飞走了。茂源老汉用手指着那渐渐远去的老鹰，激怒地骂道：

“王八蛋！狗娘养的！你以为我死了？你想来吃肉了？告诉你，老子还活着，还不想死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！你个兔崽子，你个王八羔子，连你也想来欺负我……”

他就这样敞开大嗓门儿，一个劲儿地骂，一直到骂累了，把唾沫骂干了，骂得心里多少痛快一点儿了，才住了嘴儿、然后呢，他就双手抱着膝盖，坐在草窠子里发呆。

茂源老汉约有五十七八岁，身着一套玄色的裤褂，背上浸着汗渍。他面容黝黑、清瘦，脑袋剃得发亮，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，头皮上浮着一层油。他的那双眼睛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但却深藏在细密的皱纹中，好似两眼井。当他看人的时候，那里头总有一种混浊的东西，象一层雾，阻碍着他与别人情感的交流，也遮

掩着他内心深处那些永远不愿意叫别人知道的东西。

这位老汉，平时寡言少语，但是性格却相当执拗，凡是他认为的事，十条老牛也拉不回来。不过，他一般不发脾气，碰上了不痛快的事，就在心里生闷气。在自己那个小院里，他是绝对权威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，所有的大事小情，都由他一人说了算。他的四个儿子——金锁、银锁、铜锁、铁锁，还有女儿香草，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。那些茹苦含辛的岁月，那种艰难竭蹶的生活，在儿女们的心中，建立起了他的高大的塑像。他不仅用五谷杂粮和山上的野菜，哺育了儿女的生命；而且还用从祖辈传留下来的思想和观念，塑造了他们的灵魂。他从小受苦，一个大字不识，但是却会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尤其是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他更是烂熟于心。这些东西，再加上一个关于大灰狼的传说，便是他在孩子们童年时代所给予他们的全部启蒙。他把这些统统注入了他们的血液，成为他遗传基因的一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尽管子女们一个一个地长大了，进入了青年和壮年，但在他的面前却只有两个字——服从。前些年，村子里“吃大锅饭”的时候，乡亲们生活很艰难，不少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都分崩离析，各起炉灶了。但是，他——茂源老汉的那个长着海棠树的小院，却依然固若金汤。他带着自己的四大金刚、一朵金花和三个过了门的儿媳妇，一齐下地干活挣工分，虽说家里没有余钱剩米，但也没有象别人家那样饿肚子。这一条，使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。当时，在这个小村子里，父子、兄弟没有分开单过的，他家是蝎子尾巴——独一份儿。那时候，他作为村子里的“首富”，作为一个三世同堂之家的家长，是人们公认的治家理财的能手，在附近的十里八村都是出名的。茂源老汉那时候多气派，走起路来都比别人胸脯腆得高。

这几年，跟过去的情况不同了。乡亲们开始“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”，村子里富足的人家多了起来。有些过去分开单过的，又重新合到了一块儿。茂源老汉的小院，在一幢幢新建起来的房舍中，已经不再那么引人注意了，甚至多少有点寒酸了。而他的形象，在乡亲们的心目中，也不如过去高大了。但是，对于这一切，茂源老汉都是一笑置之，根本不往心里去。因为他心中有底，手中有钱。他把那些钱都藏到了枕头里，多少数，连大儿子金锁也不告诉。在他看来，好狗咬牙不露齿，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。他在暗中鼓足了劲，一定要把那顶“首富”的桂冠夺回来。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却感到，在自己的小院里，人不合心了，马不合套了。他多年来所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了。就在半个多月以前，二儿子银锁乘金锁赶着大车外出拉脚的机会，首先找了他，委婉地提出希望分出去单过。紧接着，三儿媳胡枣花正式提出要跟铜锁离婚。最不知羞耻的是小四铁锁，不仅未经他的允许就同周罗锅子的独生女喜鹊谈对象，而且还想嫁过去当倒插门儿的女婿！这一桩桩，一件件事，都使茂源老汉气炸了肺，使他心里一连不痛快了好多天！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他葛茂源的儿子、媳妇中，会产生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。在前些年，那日子多艰难，手头多紧巴，一分钱需要掰成两瓣儿花，吃了上顿就得想下顿。多少人家都分了，散了，可是他们的这个家却没分，没散，拧成一股绳，度过了难关。现在呢，吃不愁了，穿不愁了，还分什么家，离什么婚，当什么倒插门的女婿？纯粹是吃饱了撑的，钱多了烧的，没累着闲的！

“呸！”茂源老汉坐在那儿，越想越生气，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刷拉一声，拨倒一片草，又想仰脸躺下去。在这沉默、空旷，没有一丝风吹的野羊滩上，仰面朝天地躺在草丛中，静静

地想想心事，要比回到那个乱了套的家好得多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可是，当他的脑袋刚刚枕上一个塔头墩子的时候，却又倏地坐了起来。

月牙儿出山了。它象一把镰，斜挂在盘龙岭上。有几颗星星，也抢先啄破了云空。这月牙儿和星星的微光，勾勒出了盘龙岭黑黢黢的身影，远远望过去，缥缈而朦胧，象一个梦中的世界。

茂源老汉睁开那双昏花的老眼，默默地注视着岭上那株孤独的、弯弯的枯木。它伫立在淡淡的月光下，只能看到一个黑黑的轮廓，好象一个佝着身子的女人，在同他遥遥相望。

看到这棵树，他就想到了妻。

妻生香草那年，坐月子没几天，家里就断了炊。妻没有奶水，孩子饿得嗷嗷哭。当时，大儿子金锁十七岁，他带着一个肚子出了民夫。剩下的银锁、铜锁、铁锁年龄还小，只好守在家里。他们饿得有点儿打不起精神了，但却一个比一个懂事，谁也不哭不闹，都东倒西歪地躺在炕上，躺在妈妈的身边，大眼瞪小眼地望着爹。

妻也望着他，许久，才说：

“想法借点儿吧。我不怕，挺得住，可孩子们……”

妻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地上，闷着头儿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呛人的蛤蟆头烟。她的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蹭地站了起来，把烟头往地上狠狠一摔，然后又用脚碾了个粉碎，吼道：“你别吃了灯心草，净放轻巧屁！我上哪儿去借啊？”

他的吼声，把初生的婴儿吓坏了。她蹬着小腿儿，没命地嚎起来。

妻不再说话，她默默地看着丈夫，眼里尽是泪。

“唉！”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又对妻说了话，语气比刚才柔和

多了。因为他看到了妻的那张苍白的脸，看到了她那双含泪的眼睛。“你别急，急有什么用？我也不是没想办法，我是想不出办法啊……你别急，一急奶水就更下不来了，听见没有？”他说着，走到妻的身边，俯身看着她，粗大的手摩挲着她蓬乱的头发。

妻忍不住了，她哭了，一任那苦涩的泪水象泉水般地涌出，瘦削的两肩不停地抽搐。看见母亲哭了，倒在炕上的银锁、铜锁、铁锁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“别哭了！”他忍受不住了，近于狂怒地吼了一声。同时，把大巴掌使劲往炕上一拍，把那炕席下面的尘土都拍了起来，屋子里顿时暴土扬场的。

妻慌忙止住了哭泣，撩起被子把眼泪擦干了。孩子们也不敢再哭了。妻从枕头上侧过头来，怔怔地盯着他的脸。她的眼睛里，除了惊恐、疲惫和忧伤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他不再说话，也不再去看妻和孩子，夹起一条口袋走了。他从家里出来，没有去找人借粮，因为他知道乡亲们也在挨饿。他到野羊滩上去挖野菜，可转悠了一溜十三遭，没填平口袋底儿。于是，他又转身上盘龙岭，朝那儿棵还没撸光叶子的老榆树走去。

他正撸着榆树叶子，天上飘来一片云，黑黑的，淹没了盘龙岭，遮住了锁龙沟。不一会儿，起风了，打雷了，下雨了。那雨很大，象瓢泼，他在树下躲不住了，就跑进了附近的一个地埧子。地埧子是过去地主的雇山人留下的，很破了，多少可以遮点儿雨，但是不挡风。岭上的风很大，从门口灌进来，打在他淋湿的衣服上，冰凉冰凉的，冷得他直打哆嗦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从风里、雨里，传来一个女人微弱的、断断续续的喊声：



“孩儿他爹……孩儿……他爹……”

他听到这喊声，心里一惊，慌忙从地坎子里爬出来。透过浓云密雨，他看见了一个瘦削的女人，那是他的妻。她身上披着一条破麻袋，站在一棵大树下，一只手拢在嘴前，正在风雨中焦灼地呼喊。

他急了，也火了，跺着脚嚷道：

“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还要不要命？回去，你赶快给我滚回去！”

妻听到了他的喊声，也看见了他。她转过身来，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不说话，只是举起手中的一件蓑衣，晃了晃。她迈开步，刚想走过来，脚下一滑，跌倒在树根上。

“胡闹！”他狠狠地骂了一句。他明白妻是给他送蓑衣来了，心里头有一股难以言状的滋味儿。他慌忙朝跌倒的妻跑过去。

可是，他还没跑出几步，就觉得眼前闪过了一道令人目眩的惨白的光。随后，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仿佛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紧接着，他又听到了一声让人心惊胆颤的巨响，好似天空撕裂了，大地震塌了，他自己也碎裂了。他倒在泥泞中，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雨停了，天朗开了。他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，直呛人的鼻子。他挣扎着，从泥泞中爬起来。这时，他看到了不远处的一堆东西，已被击断了，烧糊了，余烬中仍然冒出缕缕青烟。他也看到了妻，她蜷缩着身子，僵卧在树下，肉皮都烧焦了，象一根黑黑的朽木。可是，她的怀里头，却依然紧抱着那件蓑衣的残骸。

这惨状，使他心里很痛楚。他坐在妻的身边，把她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哭够了，把泪水哭干了，才